金史

三十



列傳第五十八　　金史百二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世戚

石家奴　裴滿達　忽覩

徒單恭　烏古論蒲魯虎　唐括德溫

烏古論粘沒合　蒲察阿虎迭　烏林荅暉

蒲察鼎壽　徒單思忠　徒單繹

烏林荅復　烏古論元忠子誼　唐括貢

烏林荅琳　徒單公弼　徒單銘

徒單四喜

金昭祖娶徒單氏后妃之族自此始見世祖時烏春爲難
世祖欲求昏以結其驩心烏春曰女直與胡里改豈可爲
昏世宗時賜夾谷清臣族同國人清臣胡里改人也然則
四十七部之中亦有不通昏因者矣其故則莫能詰也有
國家者昏因有恒族能使風氣淳固親義不渝而貴賤等
威有別焉蓋良法也歟作世戚傳

石家奴蒲察部人世居案出虎水祖斛魯短世祖外孫桓
赧散荅之亂昭肅皇后父母兄弟皆在敵境斛魯短以計
迎還之石家奴自幼時撫養于太祖家及長太祖以女妻

之年十五從攻寧江州敗遼主親軍攻臨潢府皆有功襲謀克其後自山西護齊國王謀良虎之喪歸上京道由興中是時方攻興中未下石家奴置柩于驛率其所領猛安兵助王師遂破其城從宗望討張覺再從宗翰伐宋宗翰聞宗望軍已圍汴遣石家奴計事抵平定軍遇敵兵數萬敗之遂見宗望已還報宗翰聞其平定之戰甚嘉之明年復伐宋石家奴隷婁室軍婁室討陝西未下石家奴領所部兵援之既而以本部屯戍西京會契丹大石出奔以余睹爲元帥石家奴爲副襲諸部族以還未幾有疾退居鄉里天眷間授侍中駙馬都尉再以都統定邊部熙宗賜御

書嘉獎之封蘭陵郡王除東京留守以病致仕卒年六十
三加贈鄆王正隆奪王爵封魯國公
裴蒲速本名忽撻婆盧木部人為人淳直孝友天輔六年
從蒲家奴追叛寇於鐵呂川力戰有功熙宗娶忽撻女是
為悼平皇后天眷元年授世襲猛安明年以皇后父拜太
尉封徐國公皇統元年除會寧牧居數歲以太尉奉朝請
九年悼后死無何海陵弒熙宗欲邀衆譽揚熙宗過惡以
悼后死非罪於是封忽撻為王天德三年薨子忽覩為燕
京留守以罪免居中都海陵命馳驛赴之及葬使祕書監
納合椿年致祭賻銀五百兩

忽覩天眷三年權猛安皇統元年爲行軍猛安歷橫海崇義軍節度使以后戚怙勢贓汙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爲父及死爲之行服而分其資在崇義諷寺僧設而受其施及留守中京益驕恣茍可以得財無不爲者選諸猛安富人子弟爲扎野規取財物時號閑郎君朝廷以忽覩與徒單恭等汙濫至甚命秉德黜陟天下官吏忽覩以贓罷海陵以忽覩所至縱家奴擾民乃定禁外官任所閑雜人條約天德三年復起爲鄭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卒年三十九

徒單恭本名斜也天眷二年爲奉國上將軍以告吳十反

事超授龍虎衛上將軍爲戶部侍郎出爲濟南尹遷會寧牧封譚國公復出爲太原尹斜也貪鄙使工繪一佛像自稱嘗見佛其像如此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盡入其家百姓號爲金總管兼德廉訪官吏斜也以贓免海陵簒立海陵后徒單氏斜也女由是復用爲會寧牧封王未幾拜平章政事海陵獵於胡剌渾水斜也編列圍場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海陵謂宰相曰斜也爲相朕非私之今聞軍國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無取豈千慮無一得乎他宰相無以對溫都思忠舉數事對曰其事本當如此斜也輒以爲如彼皆妄生異議不達事宜臣逮事康

宗累朝宰相未嘗有如斜也專恣者海陵默然斜也於都堂脊杖令史馮仲尹御史臺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猛安部人撒合出者言斜也強率取部人財物海陵命侍御史保魯鞫之保魯鞫不以實海陵杖保魯而以撒合出爲符寶祗候改隸合扎猛安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季弟之子查剌爲後斜也謀取其兄家財強納兀魯爲室而不相能兀魯嘗怨詈斜也斜也妾忽撻與兀魯不叶乃譖兀魯於海陵后徒單氏曰兀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會韓王亨改廣寧尹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兀魯以言慰亨母忽撻亦以怨望指斥誣兀魯海

陵使蕭裕鞫之忽撻得幸于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元魯斛也因而盡奪査剌家財大定間皆追正之海陵以元魯有怨望語斛也不奏遂杖斛也免所居官俄復爲司徒進拜太保領三省事兼勸農使再進太師封梁晉國王貞元二年九月斛也從海陵獵于順州方獵聞斛也薨即日罷獵臨其喪親爲擇葬地遣使營治及葬賜轀輬車上及后率百官祭之賜謚曰忠正隆間改封趙國公再進齊國公其妻先斛也卒海陵嘗至其葬所致祭起復其子率府率吾里補爲諫議大夫大定間海陵降爲庶人徒單氏爲庶人妻斛也降特進鞏國公

烏古論蒲魯虎父當海國初有功蒲魯虎通契丹大小字
娶宋王宗望女昭寧公主什古熙宗初爲護衛改牌印當
侍左右轉通進襲父謀克再遷臨海軍節度使改衛州防
禦使海陵賜食内殿謂之曰衛州風土甚佳勿以防禦爲
降也對曰頗聞衛州官署不利守者即日改汾陽軍節度
使賜衣服佩玉帶鍬入爲太子詹事卒年四十一海陵親
臨哭之后妃皆弔祭賻贈甚厚有司給喪事贈特進駙馬
都尉正隆例贈光祿大夫

唐括德溫本名阿里上京率河人也曾祖石古從太祖平
臘醅麻産領謀克祖脫孛魯領其父謀克從太祖伐遼攻

寧江泰州戰有功父撻懶尚康宗女從宋王宗望以軍二
萬收平州至城東十里許遇敵兵甚衆戰敗之太祖賞賚
甚厚授行軍猛安皇統初遷龍虎衛上將軍歷興平臨海
等軍節度使德温善射尚睿宗皇帝女楚國長公主天眷
三年授宣武將軍皇統元年從都元帥宗弼南征以善突
戰遷廣威將軍六年遷定遠大將軍七年授殿前右副都
點檢天德初改殿前左副都點檢遷兵部尚書出爲大名
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改横海軍節度使延安尹兼鄜延
路兵馬都總管世宗即位封道國公爲殿前都點檢駙馬
都尉大定二年以父祖功授按出虎猛安所管世襲謀克

三年九月九日世宗以故事出獵謂德温曰邑從軍士二千飲食芻秣能無擾百姓乎嚴爲約束仍以錢一萬貫分給之四年爲勸農使出爲西京留守賜羣弓玉帶召入爲皇太子太傅卒上輟朝親臨喪奠祭賻贈甚厚十八年追録其父撻懶并德温前後功授其長子駙馬都尉鼎世襲西北路沒里山猛安從隸泰州

烏古論粘沒曷上京胡刺温屯人也移屯河間祖喚端太祖伐遼常侍左右追遼主延禧却夏人援兵皆有功授世襲謀克父歡覩官至廣威將軍粘沒曷尚睿宗女冀國長公主初爲護衛天德二年襲謀克海陵伐宋爲押軍猛安

世宗即位軍還授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加駙馬都尉
歷左副點檢禁直被酒不親視為鎻杖四十遷右宣徽使
勸農使出為興平軍節度使改廣寧尹賜錢三千貫粘沒
曷至廣寧嗜酒不視事上以兵部員外郎宗安為少尹詔
宗安戒諭之上謂宗安曰汝能繼修前政朕不忘汝勉之
大定中粘沒曷卒上聞之遣其子駙馬都尉公說馳驛奔
喪賜錢三千貫沿路祭物並從官給

蒲察阿虎迭初授信武將軍尚海陵姊遼國長公主迪鉢
為駙馬都尉遼國薨繼尚鄧國長公主崔哥皇統三年為
右副點檢五年使宋為賀正旦使改左副點檢禮部工部

尚書廣寧咸平臨潢尹武定軍節度使封葛王薨年二十八海陵親臨葬贈譚王正隆例贈特進楚國公

烏林荅暉本名謀良虎明德皇后兄也天眷初充護衛以捕宗磐宗雋功授忠勇校尉遷明威將軍從宗弼北征遷廣威將軍賞以金幣尚廄鞶毬馬久之除殿中侍御史再除蒲速碗群牧使謹畜牧不事遊宴孳產蕃息進秩改特滿群牧使世宗即位召見行在除中都兵馬都指揮使世宗至中都將遣使於宋以暉爲使世宗曰暉甞私用官錢五百貫廼數其罪而罷之遣高忠建往因謂宰臣曰朕於賞罰毫髮無所假借果公廉辦治雖素所不喜必加升擢

若抵冒公法雖至親不少恕遷都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卒遣官致祭皇太子諸王百官會喪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十匹詔以暉第三子天錫世襲納鄰河猛安親管謀克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欽懷皇后父也賦性沉厚有明鑑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尚熙宗女鄭國公主貞元三年以海陵女弟慶宜公主子加定遠大將軍爲尚衣局使累官器物局使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職如故歷符寶郎蠡州刺史濬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百姓刻石紀之遷泰寧軍節度使歷東平府橫海軍入爲右宣徽使改

左宣徽授中都路昏得渾山猛安曷速木單世襲謀克改河間尹號令必行豪右屏跡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于平州郡內大治卒官上聞之深加悼惜喪至香山皇太子往奠百官致祭賻銀綵綃明昌三年以皇后父贈太尉越國公鼎壽旣世連姻戚女爲皇后長子辭不失凡三尚定國景國道國公主其寵遇如此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爲外戚之冠云

徒單思忠字良弼本名寧慶曾祖賽補尚景祖女從太祖伐遼戰歿于臨潢之渾河父賽一尚熙宗妹正隆末爲紇椀群牧使契丹賊窩斡擾北邊賽一與戰死之大定初贈

金吾衛上將軍思忠通敏有才頗通經史世宗在潛邸撫
養之賦性寬厚十有二歲從上在濟南一日與姻戚公子
出遊近郊有醉人腰弓矢策馬突過諸公子怒欲鞭之思
忠曰醉人昏昧又何足責遂釋之其人行數十步忽執弓
矢思忠恐欲傷人遽馳至其傍奪其弓弛而還之上聞之
嘉有識量由是常使侍側尚皇第二女唐國公主大定初
世宗使思忠迎南征萬户高忠建完顏福壽于遼口察其
去就思忠知其誠意乃與俱至東京世宗即位如中都思
忠從行軍國庶事補益弘多大定元年十月拜殿前左衛
將軍二年加駙馬都尉卒上爲輟朝即喪所臨奠命有司

備禮葬之營葬費從官給十九年上追念思忠輔立功贈驃騎衛上將軍仍授其子鐸武功將軍世襲中都路烏獨渾謀克

徒單繹本名朮輩其先上京按出虎達阿人祖撒合懣國初有功授隆安府路合扎謀克奪古阿隣猛安繹美姿儀通諸國語尚熙宗第七女瀋國公主充符寶祗候遷御院通進授符寶郎歷宣德泰安淄州刺史有廉名改同知廣寧府事以母鄂國公主憂不赴世宗特許終喪制中襲父封服闋授同知濟南府事二十六年遷棣州防禦使以政迹聞升臨海軍節度使卒繹家世貴寵自曾祖照至繹尚公

主者凡四世云

烏林荅復本名阿里剌東平人也奉御出身大定七年尚世宗第七女宛國公主授駙馬都尉改引進使兼符寶郎出爲蠡州刺史三遷歸德軍節度使明昌三年轉知興中府事久之爲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承安四年拜絳陽軍節度使卒

烏古論元忠本名訛里也其先上京獨拔古人父訛論尚太祖女畢國公主元忠幼秀異世宗在潛邸以長女妻之後封魯國大長公主正隆末從海陵南伐世宗即位遼陽時太保昂爲海陵左領軍大都督遣元忠朝于行在遂授

定遠大將軍擢符寶郎諭之曰朕初即位親密無如汝者侍從宿衛宜戒不虞大定二年加駙馬都尉除近侍局使遷殿前左衛將軍從世宗獵上欲射虎元忠諫止之進殿前右副都點檢爲賀宋正旦使還轉左副都點檢坐家奴結攬民稅免官十一年復舊職明年升都點檢十五年北邊進獻命元忠往受之及還詔諭曰朕每遇卿直宿其寢必安今夏幸景明宮卿去以朕甚思之會大興府守臣闕遂以元忠知府事有僧犯法吏捕得寘獄皇姑梁國大長公主屬使釋之元忠不聽主奏其事世宗召謂曰卿不徇情甚可嘉也治京如此朕復何憂秩滿授吏部尚書以其

子誼尚顯宗長女薛國公主十八年擢御史大夫授撒巴山甚敢諫克世宗問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孰可相者良弼以元忠對乃拜平章政事封任國公進尚書右丞相策論進士之科設元忠贊成之世宗將幸會寧元忠進諫不聽出知真定府尋復詔為右丞相世宗欲甓上京城元忠曰此邦遭正隆軍興百姓凋弊陛下休養二十餘年尚未完復況土性踈惡甓之恐難經久風雨摧壞歲歲繕完民將益困矣駕東幸久之未還元忠奏曰鑾輿駐此已閱歲倉儲日少市買漸貴禁衛暨諸局署多逃者有司捕寘諸法恐傷陛下仁愛世宗嘉納之尋出為北京留守責諭之曰

汝強悍自用顓權而結近密汝忠叵測其速之官後左丞張汝弼奏事世宗惡其阿順謂左右曰卿等每事依違苟避不肯盡言高爵厚祿何以勝任如烏古論元忠爲相剛直敢言義不顧身誠可尚也於是改知真定府事移知河間明昌二年知廣寧府以河間修築毬場擾民會赦下除順義軍節度使乞致仕不許特加開府儀同三司北京留守徙知濟南府過闕令預宴班平章政事之上承安二年移守南京尋改知彰德府卒訃聞上遣宣徽使白琬燒飯賻物甚厚元忠素貴性麤豪而內深忌世宗嘗責之又所至不能戢奴僕世以此爲訾云子誼

誼本名雄名大定八年尚海陵女宴宗室及六品以上官命婦預焉上曰此女亦太祖之曾孫猶朕之女乃父廢亡非其女之罪也海陵女卒大定二十一年尚顯宗女廣平郡主誼歷仕官衛爲人麁豪類其父二十六年上謂原王曰元忠勿望其可復相也雄名又不及乃父朕嘗有待殊不知恩汝宜知其爲人謂平章政事襄曰雄名可令補外自今宮掖官已有旨補外者比及庭授即毋令入宮於是誼除同知澄州軍州事章宗即位廣平郡主進封鄴國長公主誼改順天軍節度副使加駙馬都尉承安元年累遷祕書監兼吏部侍郎改刑部遷工部尚書泰和元年遇父

元忠憂二年以本官起復三年知東平府事改知眞定府事六年伐宋遷元帥左都監七年轉左監軍八年拜御史大夫大安中知大名府至寧初以謀逆伏誅

唐括貢本名達哥太傅阿里之子也尚世宗第四女吳國公主授駙馬都尉充奉御特授拱衛直副都指揮使五遷刑部侍郎坐擅離職削官一階出爲德州防禦使升順天軍節度使移鎮橫海召爲左宣徽使遷兵部尚書改吏部轉禮部尚書兼大理卿先是大理卿闕世宗命宰臣選可授者左丞張汝弼舉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上曰子益雖明法而用心不正豈可任之以分別天下是非也

大理須用公正人右丞粘割斡特剌舉貢可任以開簡部
分而兼領是職遂以貢爲之二十八年拜樞密副使章宗
立爲御史大夫會貢生日右丞相襄參知政事劉瑋吏部
郎中膏中都兵馬都指揮使和喜爲貢壽遂犯夜禁和喜
遣軍人送襄至第監察御史徒單德勝劾其事下刑部逮
膏等問狀上以襄瑋大臣釋之而貢等各解職尋知大興
府事復爲樞密副使乞致仕不許進樞密使封莘國公以
封蕭復上表乞退上曰向已嘗告續知意欲外除予之告
將復若何遂優詔許之尋起知真定府事泰和二年薨
烏林荅琳本名留住尚鄗國公主加駙馬都尉貞祐元年

爲靜難軍節度使夏人犯邠州琳降會延安府遣通事張福孫至夏國夏人使福孫見琳時已中風公主令人以狀付福孫屬以緜禱朝廷冀早太平得還鄉之意福孫具以聞詔賜以藥物

徒單公弼本名習烈河北東路算主海猛安人父府君奴尚熙宗女加駙馬都尉終武定軍節度使公弼初充奉御大定二十七年尚世宗女息國公主加定遠大將軍駙馬都尉改器物局直長轉副使兼近侍局直長丁父憂起復本局副使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弼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除濱州刺史再

遷兵部侍郎累除知大名府事是時伐宋軍興有司督逋租及牛頭稅甚急公弼奏軍士從戎民亦疲弊可緩徵以紓民朝廷從之大安初知大興府事讞武清盜疑其有寃已而果獲真盜歲餘拜參知政事進右丞轉左丞至寧初拜平章政事封定國公貞祐初進拜右丞相罷知中山府事是時中都圍急不可行圍解宣宗曰中山新被兵不如河中善乃改知河中府歷定國軍節度使事太孫太師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薨宣宗輟朝賻贈謚恪愿

徒單銘字國本顯宗賜名童泰祖貞別有傳父特進渾國公性重默寡言粗通經史事母盡孝大定末充奉御章宗

即位特勑襲中都路渾特山猛安明昌五年授尚醖署直長累遷侍儀司令宿直將軍尚衣局使兵部郎中與大理評事孫人鑑爲採訪使覆按提刑司事改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永定軍節度使移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大安三年改知大名府就陞河北東西大名路安撫使大名薦饑重困銘乞大出交鈔以賑之崇慶初移知真定府復充河北東西大名路宣撫使至寧元年九月奉迎宣宗于彰德府俄拜尚書右丞出爲北京留守以路阻不能赴貞祐二年卒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

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姬肅雝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為王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裴蒲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徒單四喜哀宗皇后之弟也正大九年正月丁酉夜四喜內侍馬福惠至自歸德時河朔已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

被旨迎兩宮遂託以報捷執小黃旗以入至則奏兩宮以奉迎之意是日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諫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勑從事矣二相不復敢言行議遂決制旨所取兩宮柔妃裴滿氏及令人張秀蘂都轄承御湯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栗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仍許賜忠孝軍以兩宮隨行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回間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

后旨馳還癸卯入京頓四喜家少頃還宮復議以是夜再
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四喜木甲塔
失不及塔失不之父咬住四喜妻完顏氏以忠孝卒九十
七騎奪曹門而出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為門卒
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
合住權帥職麾門卒放塔失不等去且曰罪在我非汝等
之過明日立以數十騎召合住合住自分必死易衣冠而
往立左右扼腕欲加刃立遙見問汝是放忠孝軍出門者
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某實放之罪在某立忽若有所省
顧群卒言此官人我識之前築裏城時與我同事我所部

十餘卒盜官木罪當死此官人不之問但笞數十而已此家能殺人能救人因好謂合住曰業已放出吾不汝罪也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汝父汝妻獨得出耶下之獄皆斬於市

贊曰四喜奉迎兩宮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宮周旋兵間以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徇之耳他無策也四喜奉其私親以歸而望人主貸其死豈非愚乎

列傳第五十八

金史百二十一

列傳第五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修



忠義一

胡沙補　特虎雅　僕忽得

粘割韓奴　曹珪　温迪罕蒲覩

訛里也　納蘭綽赤　魏全

鄯陽　夾谷守中　石抹元毅

伯德梅和尚　烏古孫兀屯　高守約

和速嘉安禮　王維翰　移剌古與涅



李友文

宋扆　烏古論榮祖　烏古論仲溫
九住　李演　劉德基
王毅　王晦　齊鷹揚
术甲法心　高錫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襃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

聖元詔修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凡前代之忠於所事者
請書之無諱
朝廷從之烏虖仁哉
聖元之爲政也司馬遷記豫讓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
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
聖元之爲政足爲萬世訓矣作忠義傳
胡沙補完顏部人年三十五從軍頗見任用太祖使僕刮
剌往遼國請阿踈實觀其形勢僕刮剌還言遼兵不知其
數太祖疑之使胡沙補往還報曰遼方調兵尚未大集及
見統軍使其孫被甲立於傍統軍曰人謂汝輩且反故爲

備耳及行道中遇渤海軍渤海軍向胡沙補且笑且言曰聞女直欲爲亂汝輩是邪具以告太祖又曰今舉大事不可後時若俟河凍則遼兵盛集來攻矣乘其未集而蚤伐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寧江州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賜以旗鼓并御器械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斡魯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會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斡魯乃進兵永昌怒遂殺胡沙補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補就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汝叛君逆天今日殺我明日及汝矣罵不絕口至死年五十九天會中與撒八俱贈遙鎮節度使

特虎雅撻瀾水人軀幹雄偉敢戰鬭達魯古城之役活女陷敵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遼兵三千來拒特虎先登敗之攻盧葛營麻吉墮馬特虎獨殺遼兵數輩掖而出之賞賚逾渥自臨潢班師至遼河余睹來襲婁室已引去特虎獨殿馬憊乃步鬬婁室與數騎來救特虎止之曰我以一死捍敵公勿來俱斃無益遂沒于陣皇統間贈明威將軍

僕忽得宗室子初事國相撒改伐蕭海里有功與酬斡俱招降燭偎水部族酬斡爲謀克僕忽得領行軍千户從破黃龍府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僕忽得追復之天輔五年九月酬斡僕忽得往鼈古河籍軍

馬獨偎水部實里古達等七人殺酬斡僕忽得投其尸水中俱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弔賻加等六年正月斡魯伐實里古達于石里罕河追及於合撻剌山殺四人撫定餘衆詔斡魯求酬斡僕忽得尸以葬天眷中贈酬斡奉國上將軍僕忽得昭義大將軍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隷軍從太祖伐遼率濤溫路兵招撫三坦石里很跋苦三水鱉古城邑皆降之敗室韋五百于阿良葛城獲其民衆至是死焉

粘割韓奴以護衛從宗弼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

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并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于青塚以大石爲鄉導詔曰遼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董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復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爲鄉導有勞可明諭之時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産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候報下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

部詔荅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群牧宜列屯戍詔荅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離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

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田紇鄰括番部所居城名
骨斯訛魯朶俗無兵器以田爲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
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
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壻阿本斯領兵
五萬北攻業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
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田紇人
中安置毋令失所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
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
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秃里余
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

印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遇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捽下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魯帶還奏并奏韓奴事世宗嘉韓奴忠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巡檢妻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

甚閑之以詳古爲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婁室爲武器署直長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爲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班用之

温迪罕蒲睹爲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諸群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材勇者數十人給以兵仗陰爲之備賊不得發乃紿諸奴曰官閱兵器願借兵仗以應閱諸奴以爲實然遂借與之明旦賊至蒲睹無以禦之

賊執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子姪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臠而殺之子與孫皆與害是時迪斡群牧使徒單賚里副使赤盞胡失荅耶魯瓦群牧使鶴壽歐里不群牧完顏术里骨副使完顏辭不失卜迪不部副使赤盞胡失賴速木典乣詳穩加古買住胡睹乣詳穩完顏速没葛轄木乣詳穩高彭祖等皆遇害鶴壽鄆王昂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衆來招鶴壽與俱反鶴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訛里也契丹人爲尚廐局直長大定初招諭契丹窩斡叱

令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汝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從行驍騎軍士閏孫史大習馬小底頗荅皆被害三年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録其子阿不沙爲外帳小底閏孫史大皆贈修武校尉頗荅贈忠翊校尉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綽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團結旁近村寨爲兵出家馬百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改渡口由是賊衆月餘不得進旣而括里兵四萬人大至綽赤拒

戰賊兵十倍遂見執巒而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蔭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李奕圍壽州刺史徒單義盡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厮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甚義善撫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爲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義益勵不衰募人往斫奕營全在選中爲奕兵所執奕謂全曰若爲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宋主奕乃殺之至死罵不絕口僕散揆遣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以騎二千人救壽州去壽州十餘里與奕兵遇乞住分兩翼夾擊奕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柵

焚其浮梁義出兵應之奕兵大潰赴淮死者甚衆奕與其副田林僅脫身去餘兵脫者十之四詔遷義防禦使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賈哥河南路統軍判官贈蒲烈古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圖刺贈全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其妻爲鄉君賜在州官舍三間錢百萬俟其子年至十五歲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用所贈官廕仍以全死節送史館鏤版頒諭天下

鄯陽宗室子爲符寶祗候完顏石古乃爲護衛十人長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通玄門是日變起倉猝中外不知所爲鄯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

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反矣殺一人者賞銀一定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執中死詔削官爵詔曰宣武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寶祗候鄯陽忠孝勇果没于王事石古乃贈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鄯陽贈宣武將軍順天軍節度副使嘗從拒戰猛安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遷兩階戰没者贈賞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貫石俸給之俟年十五以聞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清

池聞喜主簿補尚書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監察御史修起居注轉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嵩琢北京臨洮路按察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同知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坐事謫韓州刺史尋復同知平凉府事大安二年爲秦州防禦使還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移彰德軍未行夏兵數萬入鞏州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凉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愼勿降夏人交刃殺之興定元年監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東京留守仍收其子元

毋爲筆硯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歌仙謀克人也以廕補吏部令史再調景州寧津令有劇盜白晝恣刼爲民害元毅以術防捍賊散去入爲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被省檄録陝右五路刑獄無冤人復委受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受明昌初驛召爲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遷汾陽軍節度副使時石嵐間賊黨嘯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賊畏而遁元毅追襲盡殪之二境以安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别郡有殺人者屢鞫不伏元毅訊不數語即具服河東北路田多山

坂磽瘠大比時定爲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賦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尋以邊警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芻糧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十餘人出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暨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衆感其忠爭爲效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鏖戰久之衆寡不敵遂遇害時年四十七事聞上深驚悼贈信武將軍召用其子世勳侍儀司承應世勳後登進士第奏名之日上謂宰臣曰此神思子耶歎賞者久之元毅性沈厚武勇

過人每讀書見古人忠義事未嘗不嗟歎賞慕喜動顏色故臨難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泰州人也性鯁直尚氣節正隆五年收充護衛授曷魯椀群牧副使未幾復召爲護衛十人長改尚廐局副使遷本局使轉右衛將軍拱衛使典尚廐者十餘年積勞特遷官二階除復州刺史明昌初爲西北路副招討改秦州防禦使升武勝軍節度使六年移鎮崇義軍時有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檄爲副統會敵入臨潢梅和尚暨護衛闞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梅和尚直擣其陣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

不能免乃下馬相背射復殺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爲流矢所中死闍合土等皆没上聞之震悼詔贈龍虎衛上將軍蹕遷十階特賜錢二十萬命以禮葬之物皆官給以其子都奴爲軍前猛安中奴護喪就差權同知臨潢府事李達可爲勑祭使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爲勑葬使承安五年上諭尚書省曰梅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從軍乆有功其議所以酬之乃命爲典署丞

烏古孫兀屯上京路人大定末襲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萬户備邊有功除歸德軍節度副使改盤安軍察廉遷同知速頻路節度使事以憂去官起復歸德府治中遷唐

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騎萬人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陽尉白撒不巡檢蒲閑各以五十人乘城拒守兀屯見宋兵在城東北者可破令軍事判官撒虎帶以精兵百人自西門出繞出東北宋兵營後掩擊之殺數十百人宋兵大亂殆夜乃遁去五月皇甫斌復以兵數萬來攻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唐州兀屯出兵與軍勝合兵城東北設伏兵以待之乃分騎兵爲三一出一入以致宋兵宋兵陷于淖伏兵發中衝宋兵爲二遂大潰追奔至湖陽斬首萬餘級獲馬三百匹宋別將以兵三千來襲遏之竹林寺殪之納合軍勝手殺宋將取其金帶印章

以獻詔遷兀屯同知河南府事軍勝遷潞縣令各進兩階兀屯賞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爲右副元帥完顏匡右翼都統匡取棗陽遣兀屯襲神馬坡宋兵五萬人夾水陣以强弩拒岸兀屯分兵奪其三橋自辰至午連拔十三柵遂取神馬坡從攻襄至漢江兀屯亂流徑度復進一階號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還河南副統軍大安初遷昌武軍節度使副統軍如故還西南路招討使兀屯御下嚴酷軍士多亡杖六十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遷元帥右都監轉左都監兼北京留守有功賜金吐鶻重綵十端遷元帥左監軍留守如故貞祐元年

閏月以兵入衛中都詔以兵萬六千人守定興軍敗兀屯戰沒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大元兵徇地河朔郭邦獻已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簡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之跪守約不屈遂死詔贈崇義軍節度使謚忠敬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穎悟博學淹貫經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爲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

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繕完爲禦守計已而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內無糧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其爲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爲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胷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謚堅貞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龍山人父庭遼季率縣人保縣東山後以衆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陳訴

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歷弘政獲嘉令佐胥持國治河決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户籍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撿括户籍一郡稱平屬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刑部疑之維翰審讞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員外郎轉右司郎中僕散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體究田禾分數以聞七月兩復詔維翰曰兩雖霑足秋種過時使多種蔬菜猶愈於荒萊也蝗蝻遺子如何可絶舊有蝗處來歲宜菽麥諭百姓

使知之八年宋人受盟還爲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對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蘇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卿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縉紳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改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爲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

惜勿恐吾家盜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無俱爲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謚貞潔

移剌古與涅安化軍節度使貞祐初

大元兵取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流矢連中其頸旣援去復中其頰死焉貞祐三年詔贈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

宋扆中都宛平人也正隆五年進士歷辰州寧化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運都勾判官補尚書

省令史除武定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時固安縣丞
劉昭與部民裴原爭買鄰田扆用昭屬抑原使毋爭御史
臺劾奏奪一官解職降廣寧府推官改遼東路鹽使丁父
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蘇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
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節度使河東南
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稱職降沂州防
禦使移濬州遷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貞祐
二年改泌南軍正月
大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扆天資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
蹭蹬於世云

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都轉運司都勾判官轉弘文校理升中都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軍節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户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力戰死之贈安武軍節度使賜謚毅勇

烏古論仲温本名胡刺蓋州按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刑判官改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前任提刑稱職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舉肇州漕運兼同知武興軍節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

稱職降鎮寧軍節度副使改滑州刺史河東南路按察副使壽州防禦使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被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馳驛如平陽將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抵平陽而還仲溫嘗治平陽吏民爭留之仲溫曰平陽巨鎮易爲守禦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

大元兵大至城破不屈而死贈資德大夫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謚忠毅歲時致祭

九住宗室子爲武州刺史唐括孛果速爲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

大元兵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為無何城破力戰而死孛果速亦不屈死焉詔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孛果速建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仍令樹碑歲時致祭

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墨衰為濟州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為兵搏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荅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

不聽許之官禄演曰我書生也本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
官禄哉大將怒擊折其脛遂曳出殺之時年三十餘贈濟
州刺史詔有司為立碑云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
兵攻城德基坐聽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
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
故人紿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為臣子當
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
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者哉遂害之贈朝
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毅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即前跪將降毅以足蹈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毅者以刃斫其脛毅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憙常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察廉除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舉其能轉北京轉運户籍判官遷安陽令累除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涼治中召爲少府少監遷户部郎中貞祐初

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賚優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衆皆踊躍思奮而主者不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冑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爲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

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詔贈榮禄大夫樞密副使仍
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録其子汝霖爲筆硯承奉
齊鷹揚淄州軍事判官楊敏中乇留縣尉致仕張乞驢淄
州民貞祐初
大元兵取淄州鷹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衆巷戰鷹揚等
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者稍怠即起奪槊殺數
人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詔贈鷹揚嘉議大夫淄州刺史
仍立廟于州以時致祭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横海軍
節度使事乞驢特贈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术甲法心薊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爲提

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溫迪罕咬查剌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為計耶城破死于陣咬查剌被執亦不屈而死盤安軍節度判官蒲察乣舍與雞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衆潰而出乣舍十方奴死之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咬查剌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乣舍金紫光祿大夫薊州刺史十方奴鎮國上將軍薊州刺史仍命樹碑以時致祭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補官積勞調淄州酒使課最遷萍鄉令察廉遷遼東路轉運度支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兼尚林署直長提舉都城所歷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列傳第五十九

列傳第六十　金史百二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　國史領　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忠義二

吳僧哥　烏古論德升　張順

馬驤　伯德窊哥　奧敦醜和尚

從坦　孛朮魯福壽　吳邦傑

納合蒲剌都　女奚烈斡出　時茂先

溫迪罕老兒　梁持勝　賈邦憲

移剌阿里合　完顏六斤　紇石烈鶴壽

蒲察婁室　女奚烈資祿　趙益

侯小叔　王佐　黄摑九住

烏林答乞住　駞滿斜烈　尼厖古蒲路虎

兀顏畏可　兀顏訛出虎　粘割貞

吳僧哥西南路唐古乙剌糺上沙鸞部落人拳勇善騎射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爲兵僧哥充馬軍千户有功貞祐初遷萬户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復取之真授同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眞授節度副使權節度副使燕曹兒眞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有差衆苦乏食僧哥乞賜糧十五萬斛朝廷以爲應州已

破朔爲孤城其勢不可守乃遷朔之軍民九萬餘口分屯於嵐石隰吉絳解之間未行

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加遥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節度使事迪刺石州刺史曹兒同知岢嵐州防禦使事四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僧哥力憊馬蹪死焉時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絳陽軍節度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知弘文院攺侍御史論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姦惡衛紹王不聽遷肇

州防禦使宣宗遷汴召赴闕上言泰州殘破東北路招討司猛安謀克人皆寓于肇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肇州爲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泰州及宜春詔從之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户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預政宣宗怒語在盡忠傳無何出爲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

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絶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

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大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眞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

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帀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爲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兀里偉尚幼詔以奉御俸養之

張順淄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領提控王庭玉

將兵救之庭玉募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令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爲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旣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爲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後贈宣武將軍同知棣州防禦使事詔有司給養其親且訪其子孫優加任用

馬驤禹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聲貞祐三年爲曹州濟陰令四月

大元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搒掠求金驤曰吾書生何從得

是又使跪讓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爲大金鬼足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時致祭貞祐四年七月詔以其男惟賢爲八貫石局分收補

伯德窊哥西南路咩乣奚人壯健沉勇

大元兵克西南路鄰郡皆降窊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窊哥與姚里鴉胡姚里鴉兒招集義軍拔荊棘復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帥府承制除窊哥武義將軍寧遠軍節度副使姚里鴉胡武義將軍節度判官姚里鴉兒武義將軍觀察判官窊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頗懷觖望縱兵剽掠興定元年詔窊哥遥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姚里鴉

胡權同知節度使事姚里鴉兒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興定三年宊哥特遷三官遙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眞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絶宊哥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詔各進一官戰没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宊哥死之

奥屯醜和尚爲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

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從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義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提舉奉先范陽三都統兵

除同知涿州事遷刺史佩金牌經略海州頃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嘗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鹽布易米令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頗罷其禁官稅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令寶昌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地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強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洛之襟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產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爲食可以

息盜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逐食已而復還遂濟其饑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誅求弊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騎軍牝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久而益多必將積滯止於南京印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祿廩不給飢寒且至若實給俸粟之半少足養廉則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減資遷秩躐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以貶逐目之彼若以爲信然誰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大陽等渡宣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目河北爲貶所者有禁而已四

年行樞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輒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伍況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親冒矢石爲士卒先少寬聖主之憂族人道哥實同此心願隷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興定元年改輝州刺史權河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永錫被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強則謹守潼關毋使得東永錫既行留沔池數日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破

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錫下獄久不決從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

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鄯陽石古乃奮身拒戰盡節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論永錫皆不報久之永錫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惟真定河間之衆可留扞城其餘府州皆當散屯于外以爲民防俟稼穡畢功然後移于屯守之地是爲長策從之加遥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

府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
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
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
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
高平諸兵並山爲營爲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
急是月壬子
大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垣被執不屈而死
癸丑城破從坦自殺贈昌武軍節度使
孛术魯福壽爲唐邑主簿
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三百九十字

吳邦傑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爲

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納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累除比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凉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剌都擊走之以功加遥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爲平西軍就以蒲剌都爲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

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寡擇勇敢謀略者爲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陜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涼府事入爲戶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蒲刺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尋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疾雠怒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刺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銳庶可取勝陜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猥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鞏縣以

北黃河南岸及金鈎弔橋虎牢關虢州崤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仕至楨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戰中流矢病創卧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斡出曰吾曹坐食官禄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仗以入脅斡出使出降斡出曰聽汝所爲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

子出降初楨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遺散之衆别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繕完樓堞置戰守之具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内潰被執不屈而死詔斡出謹各贈官六階升職三等

時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駡賊不勝忿復剔其目亂刃剉之至死駡不絕詔贈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事

温迪罕老兒爲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

鐵哥生獲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鐵哥怒亂斫而死贈
龍虎衛上將軍婆速兵馬都總管以其姪黑厮爲後特授
四官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宣宗嫌名改焉保大軍節度
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中宏詞累官太常
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
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怒杖之八
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奴通謀口
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署持勝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
受萬奴命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

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户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賽不鎮國上將軍顯德軍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質直有勇略
大元攻河東邦憲集居民爲守禦計旣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憲棄其家獨與子懿保於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獻輒以衰老爲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爲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獻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

自剄贈奉直大夫本縣令
移剌阿里合遼人興定間累遷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
移霍州治好義堡
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
曰吾有死無貳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叢矢射殺之寳
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
從亦死　詔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
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完顔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中以廕補官
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方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

本州刺史頊之元帥右都監蒲察七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脫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徙慶陽遷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焉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質軀幹雄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褒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毆曳柴宋人顧塵起以爲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已而宋兵復據新蔡新息褒信

三縣鶴壽皆復取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户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眞滁二州及盱眙軍軍還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寧宮同提舉大安三年充西南路馬軍萬户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尚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軍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爲生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乞勅有司凡鶴壽所獲俱從放免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尋遥授同知

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一百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入宋襄陽界遥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遥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棗陽三敗宋兵改遥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宋石渠寨决去棗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遥授汝州防禦使四年宋扈太尉歩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术虎移剌答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士優遷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禄大夫遥授武勝軍節度使

俄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鄜州興定五年十月鄜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據土山力戰而死謚果勇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進士調慶都牟平主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充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遥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帥參議官興定二年與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白撒由秦州進兵抵棧道宋人悉鋭來拒婁室乘高立幟策馬旋走揚塵爲疑兵別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潰乘勝遂拔興元

進一階除丹州刺史再遷同知河中府事權元帥右都監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優詔褒寵進一階賜銀二百兩重幣二十端遥授孟州防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鄜州轉戰而至城破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謚襄勇勑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資禄本姓張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易縣尉遷潞縣主簿貞祐初遥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秦州三年遥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史賜今姓久之遥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從元帥右都監完顔阿鄰破宋兵于梢子嶺三年攻破武休關

資禄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禄更加官職一等遥授通遠軍節度使刺史如故五年遥授隴安軍節度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陜西行省奏軍官闕貟卿久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隷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銀青榮禄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謂資禄褒贈尚薄詔録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陜西行省軍中用之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

大元兵入境益鳩合土豪保聚山陜屢戰有功晉陽公郭

文振署爲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衆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護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擢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廼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嘉歎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有司求其子孫録用

侯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鎭威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衆乞假

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吒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飯僧祭葬以盡戚黨之禮頃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乗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爲盡棄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于雙市門小叔燒絕浮橋撫定其衆還昭毅大將軍遥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二年正月

大元軍騎十萬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内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斂衆入城鬭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總帥訛可以河中府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權右都監樞密院奏小叔功卓異或疑尚在遼令阿外代之絶歸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無所統領乃詔阿外權領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中聚兵數千人權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遥授寶昌軍節度副使

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妻子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君妻子為質柰何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恊請從沁州王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赦

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其子爲符寶典書
黄摑九住臨潢人大定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
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執法同知薊州軍
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
彰德府事戰殁贈榮祿大夫南京留守仍録用其子孫
烏林答乞住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
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
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事歷汝州沁
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蒲與路節度使未幾以罪
奪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

官賞銀百兩重幣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歿贈榮祿大夫參知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陀滿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襲父猛安明昌中以所部兵充押軍萬戸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陳州防禦使遷知平涼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徙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大元兵復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厖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

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爲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

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魯虎與戰兵敗死焉

兀顏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累官會州刺史貞祐初爲左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賊據九仙山爲巢穴畏可擁衆不擊賊愈熾東平行省蒙古綱劾奏畏可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鎮西軍權經略副

使歷全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兖州破死焉

兀顔訛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度副使召爲治書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户部郎中河東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秦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徙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沂州防禦使遷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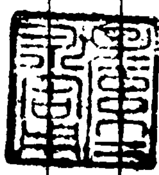
粘割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

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遷都轉運户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貞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與恩州刺史攝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間府判官攝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録事攝永定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玉吐鶻改户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鎮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爲工部尚書由壽州伐宋攻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興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

三百四十

餘人皆死之





列傳第六十



金史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六十一

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敕修



忠義三

徒單航一名張僧駙馬樞密使其之子也父號九駙馬衛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人望張僧時爲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請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胡

沙虎弒逆降航爲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孑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孥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系出蕭王諸孫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軍事及宋復階

州乞哥戰歿於嘉陵江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為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刼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竒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為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

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
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窻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
世味漠然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陳和
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
和者與方城鎭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
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
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
訴於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
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閫
之重必横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乆不能决陳和尚聚書

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爲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爲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爲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

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凉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蒲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凌突獷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常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爲禦侮中郎將副樞移剌蒲阿無持重之略甞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爲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

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爲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豁口

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絶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塐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斜烈名鼎字國器畢里海世襲猛安年二十以善戰知名自壽泗元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脩子孫問而知之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

楊沃衍一名斡烈賜姓兀林荅朔州靜邊官莊人本屬唐括迪剌部族少嘗爲北邊屯田小吏會

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内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

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灘有衆數千推沃衍爲招撫使號其溝曰府故殘破鎭縣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大兵戰連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刼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陝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爲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衆來歸時宣宗適南遷次淇門聞之甚喜遂以爲武州刺史武州屢經殘毀沃衍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嵓嵐州以武州功擢爲本州防禦使俄升嵓嵐爲節鎭以沃衍爲節度使仍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

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許國曰為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三年奉旨屯涇邠隴三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為十翼五都統親統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萬餘騎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幾二千生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疋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省視功官賞之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功賜今姓未幾遷授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內觀察使是冬詔陝西行省伐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內族白撒通遠軍節度使溫迪罕婁室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平西

軍節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將兵五千出鞏州鹽井至故城逢夏兵三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隊遣軍分擊逐北三十餘里斬首四百級生獲十人馬二百疋甲仗不勝計尋復得散關二年正月捷報至上大喜詔遷沃衍官一階遥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沃衍功居多詔特遷一官元光元年正月遥授中京留守六月進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二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戰于野猪嶺獲四人而還俄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大兵攻鳳翔還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顏查剌破于石

樓臺前後獲馬二百符印數十詔有司論賞初聞野豬嶺有兵沃衍約陀蒲胡土門以步軍會戰胡土門宿將常輕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戰還會諸將欲斬胡土門諸將哀請乃釋之時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澗持勢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遥領中京留守八年冬平章合達參政蒲阿由鄧州而西沃衍自豐陽川遇於五朶山下問禹山之戰如何合達曰我軍雖勝而大兵已散漫趨京師矣沃衍憤云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戰禦乃縱兵深入尚何言耶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

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劒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初大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闕輔千里皆洶洶不安雖智者亦無如之何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大軍猝不能東下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羣盜人呼曰熱劉後於清化戰死大兵至酹酒以弔西州耆老語之至爲泣下

陳玫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嘗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唐州刺史内族斜魯病卒鄧州總帥府以蒲察都尉權唐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又唐之粮多爲鄧州所取以故乏食六月遣萬户夾谷定住入歸德奏請軍粮不報七月鎮防軍馮總領甄改住爲變殺蒲察都尉時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刺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爲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棗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虚實會鄧帥移瑗以城叛歸于宋遣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鄂司王太尉繼至

攻益急黑漢聞哀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叅政兀林荅胡土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粮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聶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聶都統請馮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內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併力殺大成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黑漢不屈爲所殺其得脫走者十餘人

總領移剌望軍女奚烈軍醜兒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於甲午之難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粟且不支衆皆危之胡土門日爲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爲内應者二十人斬之擲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四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帥右監軍兼前職興定二年爲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

內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粮以備戰守民不悅行省胥鼎聞之遺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盖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寛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况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爲河東長城之託胡土門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

上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隍陴積芻糧爲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內自悛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讙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于敗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恣爲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三年八月改太常卿權簽樞密

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書不實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爲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爲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録用其子孫其妻烏古論氏亦死節有傳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全州節度副使端脩之姪孫也父懋以蔭試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家衆以長事之後徙居交牙山砦會近侍局使烏古論四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還入

汝州初汝州殘破之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楷授防禦使自汴率襄郟縣土兵百餘人入青陽栔時呼延實者領青陽砦事實趙城人本楊沃衍部曲以戰功至實昌軍節度使閒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託實尋往鄧州從恒山公武仙後

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降以張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鈞州潰軍柳千户者入州張逃去柳遂據之未幾城復破及汝作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亡復立市井北兵屢招之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來攻汝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閒道納奏哀宗宣諭此州無

險固可恃汝乃能爲國用命今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宜從事是時此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傳所出供億三面傳通音耗然呼延實在青陽爲總帥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爲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爲大兵所破汝作以爲倉中粮尚多四面潰軍日至此輩經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棄之何心哉讒間既行有相圖之隙詳議官楊鵬釋之曰外難未解而顧私忿語甚諄切實乃還山鵬因勸汝作納奏乞死守此州以堅軍民之心其冬戰于襄郟得馬百餘士氣頗振遂以汝作爲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天興二年六

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爲邏騎所擾農事盡廢城中粮亦垂盡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唇亡之懼謀以城降懼汝作不敢言乃以遷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禄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吾生爲金民死爲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遷者吾必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經汝州州人梁皐作亂與故吏温澤王和七八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爲備遂爲所殺時宣使石珪體究洛陽所以破及強伸死節事以路阻留汝州驛梁皐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粮斛不卹軍民衆怒殺之矣皐不圖汝作官職惟宣使裁之珪懼乃以皐

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脫走入蔡以皐殺汝作事聞哀
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張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子孫
世襲謀克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登封帥范眞併力討皐天
錫避峴山遠先約范眞眞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撫諭軍民
爲名皐率軍士迎於東門知朝廷圖己陰爲之備李猶豫
不敢發皐館天錫于望崧樓隱毒於食天錫遂中毒而死
皐後爲

大元兵所殺楊鵬字飛卿能詩

愛申逸其族與名或曰一名忙哥本虢縣鎭防軍累功遷
軍中總領李文秀掾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

城時愛申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問之樞帥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馳赦之以爲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爲坐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乃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禾速嘉國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乃舉行橐付族父明爲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假舜卿鳳翔總

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百二十晝夜力盡乃破燮
中以劒自刭時年五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而不知所終
臺諫有言當贈德順死事者官以勸中外詔各贈官配食
褒忠廟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
故人號興中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
誼明昌五年登科仕爲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
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
言其寃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
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詔
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

識臣從坦寃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授肓龍東平録事委行省試驗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月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篋中得軍馬粮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其爲姦人偵伺者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愛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於難

禹顯鴈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以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帥達兒解按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猪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國獲輜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

將軍三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還大帥嘗集河朔步騎數萬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玉女寨大獲聞言於朝權元帥右都監正大六年冬十二月軍内變城破被擒帥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繩鈐之既而密與舊部曲二十人遁去聞上黨公軍復振將往從之大兵四向來追顯適與負釜一兵相失乞飯山寺中僧走報爲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秦州人張邦憲字正叔登正大中進士第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悮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劉全者彭城民也率鄉隣數百避兵沭溝推爲

砦主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縳其人送徐州因竊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嘉其忠承制以爲昭信校尉遥領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怒其不附已見殺

列傳第六十一

列傳第六十二　金史百二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勑修

忠義四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

道以馬爲氏後徙家淨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
大安初衛王始通問
大元選使副上曰習禮吉思智辯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
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充應辦使不擾而事集未
幾
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顏仲元爲鳳翔元帥舉慶祥爲
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
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閻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
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
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

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元帥郭仲元輿其尸以歸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事聞詔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謚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贈威遠將軍鳳翔府判官楨州金勝堡提控僕散胡沙亦死贈銀青榮祿大夫正大二年哀宗詔褒死節士若馬習禮吉思王清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濟姬玘張山等

十有三人爲立褒忠廟仍録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亦無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交主簿以廉能換鄠縣尋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飢民無所於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圮夏人乘釁入侵衡率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立生祠再辟原武令未幾入爲尚書省令史轉戶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預政事聲跡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内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

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户部侍郎權尚書曹温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塡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衡歴數其罪詔罷温户部改太后府衛尉再上章言温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别而兩可之理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温爲汝州防禦使未幾爲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未赴改樞密院經歴官遷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顔賽不領陝西行省奏衡爲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於得人可從丞相奏明年召還行省再奏留之正大八年

以母喪還京師十月起復爲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月關陜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衙未知諸帥存殁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爲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爲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洛陽衙曰我洛陽識何人爲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巾衙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刭年四十有六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爲可相者古以衙對則衙之材可知矣

术甲脫魯灰上京人世為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開國功授北京路宗阿苔阿猛安脫魯灰自幼襲爵貞祐二年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喜特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宗人略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將大軍南伐脫魯灰率本部屢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遷授武昌軍節度使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邏卒擒之法當械送朝廷脫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來境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絕兵端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內觀察使行戶工部尚書時

大元兵入陝西乃上章曰宋人與我爲讎敵頃以力屈自
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絕兵死
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楚紅襖賊李
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諜知與全乘虛而入腹背受敵非計
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勑壽泗帥
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行之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
侵農司令民先期刈禾脫粟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
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
以給遂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諜者又

報光州汪太尉將以八月發兵來取眞陽議者請籍丁男以備脫魯灰曰汪太尉恇怯人耳寧敢爲此必姦人聲言來寇欲使吾民廢務也不可信已而果然叛人焦風子者沿河南北屢爲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脫魯灰策之以兵數千伏鄴陽道賊果夜出此途伏發殪之七年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舉朝皆賀以爲無事脫魯灰獨言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北入鄧鄴則大事去矣宜與

宋人釋然諭以輔車之勢脣亡齒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九年春從行省叅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不屈拔佩刀自殺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召補省掾草奏章坐字誤降平凉府判官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娱了無宦情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横嶺爲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

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黷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横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醫延登幼頴悟既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調臨眞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邉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尚書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入爲國史院編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

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十二月遷
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
朝見於虢縣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
何如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貰汝死不
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
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爲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
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
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須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
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
復以爲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

大元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

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

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定四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歷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事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顏麻斤出

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再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償禮幣誅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會議降大軍事及諍太后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

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

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仲端爲人樂易寬厚知大體奉公好善獨得士譽一子名愛實嘗爲護尉奉御以誅官奴功授節度世襲千户思忠名丕之本名蒲刺篤亦承安二年進士

烏古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爲有直氣嘗爲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事糾罷朝士聳然後爲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爲

四百二十七字

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宮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死於臺中是日户部尚書完顏珠顆亦自縊阿虎帶字仲寧珠顆字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顏忙哥大睦親府事吾古孫端大理裴滿德輝右副點檢完顏阿撒叅政完顏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棣州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兄世襲謀克兄死琦承襲正大六年秦藍總帥府辟琦爲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

陳福

當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
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選
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看讀
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
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
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令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
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別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
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
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
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

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純質可任時爲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奔盞遣數百騎駐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上登城遣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爲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四城以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八兒副之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群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毛佺者恩州人貞祐中爲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爲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佺爲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歿時死事者則有閻忠郝乙王阿驢樊喬爲忠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賽哥叛忠單騎入城縛賽哥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同日戰死哀宗贈官阿驢樊喬皆河中人初爲砲軍萬户鳳翔破北降從軍攻汴司砲如故即紿主者曰砲利於短不利於長信之使截其木數尺緶十餘握由是機雖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城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

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餘各有傳

溫敦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爲人短小精悍性復豈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邏時尚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必軍衛乃可昌孫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蔡城破前御史監察納坦胡失打聞之慟哭投水而死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興二年十月蔡城被圍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

道上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聽其出絳山時在北門閲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虛實尋止之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權點檢內族斜烈矯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眾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

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瘗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瘗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乃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瘗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傭雇從軍軍還例授進義副尉崇慶元年改縉山爲鎭州术虎高琪爲防禦使行元帥府事于是州選資倫爲防城軍千户至寧元年秋

大元兵至鎭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

轉戰有功擢授都統軍軍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甯子
都輩同隸一府屯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
領思忠爲副都尉僕散阿海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阿
海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
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明日遲明出宋軍不意
引兵薄之萬衆崩遂取梅林關阿海軍得南行留提控王
祿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海以梅林歸途
爲敵據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
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梅林阿海破蘄黄按軍而還論功
資倫第一授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

既而樞密院以資倫思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禄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誘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爲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時臨淮令李某者亦被執後得歸爲泗州從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以資倫

惡語罵時青必被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子牛兒年十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閤舍人宋人亦賞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略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去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己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俯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歎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一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為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

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爲立祠鎭江之因有方士者親嘗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鬚疏而黃資稟質直重然諾故其堅忍守節卓卓如此宣宗實錄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郭蝦蟆會州人世爲保甲射生手與兄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顏盞夏人攻會州祿大遥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祿大蝦蟆俱被禽夏人

憐其技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獎而未
知存沒乃特遷禄大夫伴牛官一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
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鬚事覺禄大竟為所殺蝦蟆獨
拔歸上思禄大之忠命復遷伴牛官一階遥授會州軍事
判官蝦蟆遥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獎用禄大弟遂遷蝦
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
定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
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
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
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

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腕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遥授静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斡可必剌謀克仍遣使賞賚偏諭諸郡焉是年冬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為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為正大初田瑞據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併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為其弟濟所殺斬首五千餘級以功遷遥授知鳳翔府

事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九月蝦蟆進西馬二疋詔曰卿武藝超絶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廐物也就以賜卿仍賜金鼎一玉兎鶻一并所遣郭倫哥等物有差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爲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己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併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葛公奉詔爲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

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爲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昌破之劫殺完展送款於

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以禍福不從甲午春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歳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日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

一室將自焚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
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塡委以入鏖戰既久士卒
有弓盡矢絶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
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挼弓劒于火自焚城中無
一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土人爲立祠完展字世
昌泰和三年策論進士初爲行省以蠟丸爲詔期以天興
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於饒峯關出宋不意取興元既

列傳第六十

